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三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衞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

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敦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為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為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為光祿大夫俄為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

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

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

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
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何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
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
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
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為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
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

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蹔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為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秘書監出為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為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

二年出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竝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為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

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為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毁聞服闋又為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為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戸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為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

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兹再
忝河南雖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
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
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
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也尋復為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
祿廷尉卿出為戎昭將軍始興内史還除太中大夫遷

秘書監太宗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為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薄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為臨川

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
仲尼讃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
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
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
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
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為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令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

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鸎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内卒愷初為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為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為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為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勑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為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

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黄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為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為貞威將軍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悦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為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

迹載革宇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

雲荅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
敎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
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
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曚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
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
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
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
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

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荅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

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

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為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為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歴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絶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

量度越前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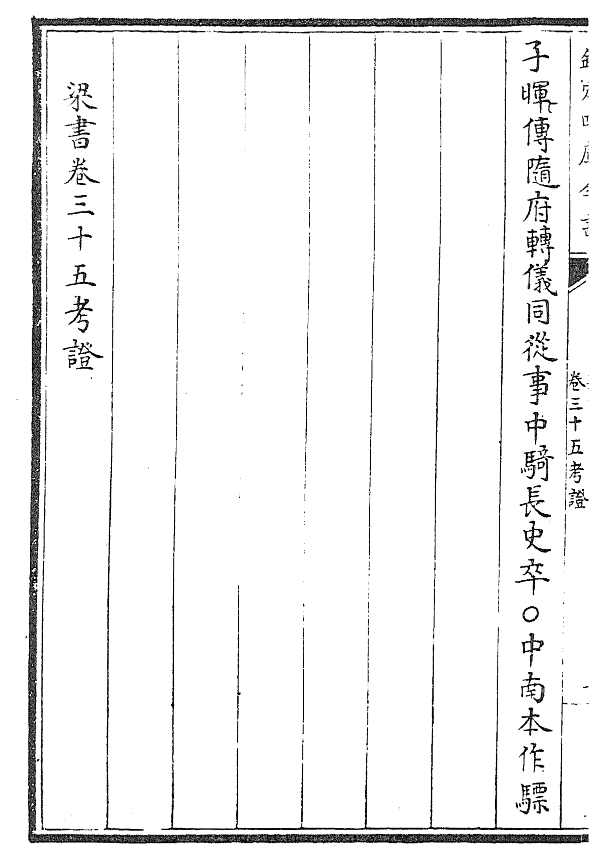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五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蕭子恪傳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西省南史作永福省

子範傳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顧炎武日知錄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與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為之注釋者又異矣

子雲傳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監本脫中字



子暉傳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中南本作驃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五十七 史部

梁書卷三十六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

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顔頓祛鄙吝觀天

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巳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為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

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宂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叅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除給事黄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

丹陽尹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為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

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

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稱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歳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為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

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别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

相欽重眺嘗宿衞還過候草時大雪見草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草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草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草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啓草為府丞祏時權傾朝右以草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草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賔客皆罹其罪草獨以

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

時在雍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為丹陽尹以草
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
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
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草以正直自居不與
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
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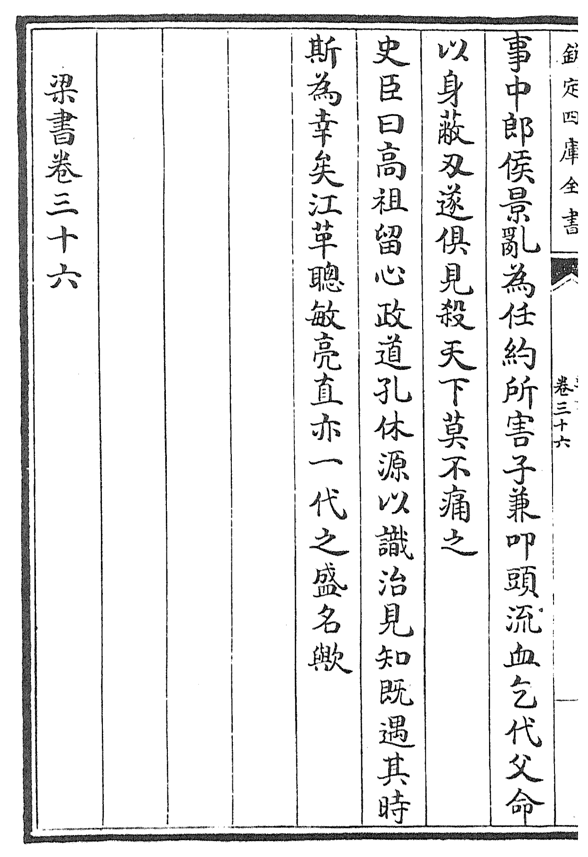
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畧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

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敇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詔革面敇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
廣辭訟日數百草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
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
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
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
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
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

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内荒儉刼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静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静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奬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
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勢所疾乃謝病
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
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為二千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
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
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為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



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刄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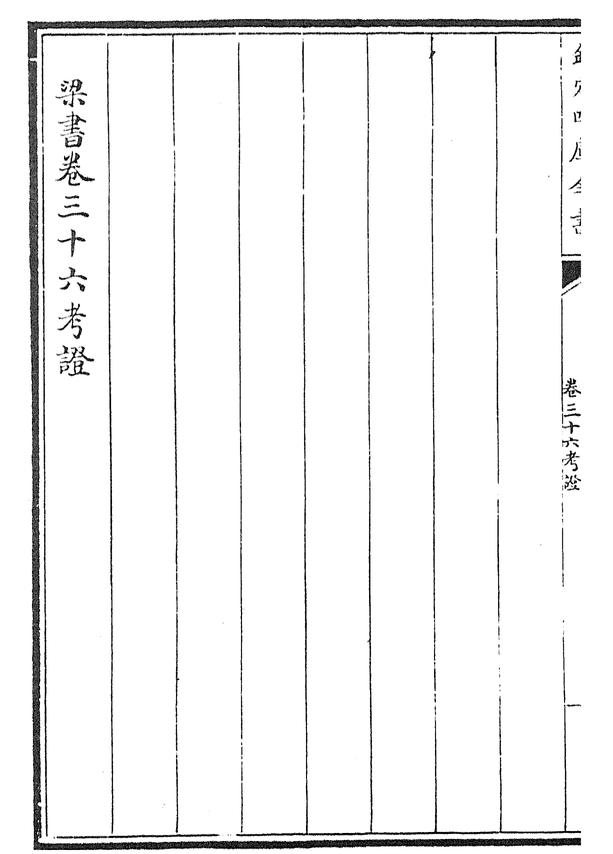
孔休源傳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童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比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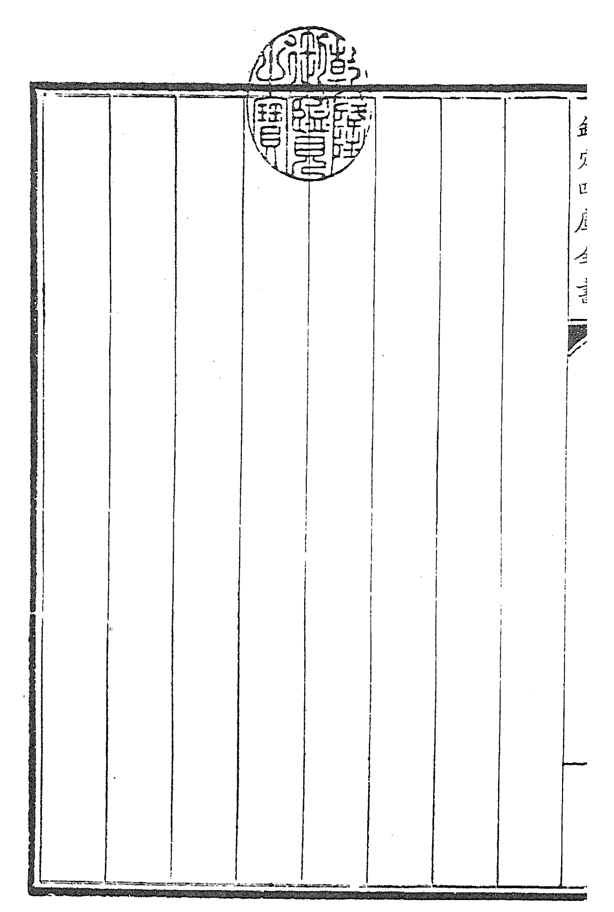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四第五頁後四行典校文乎六藝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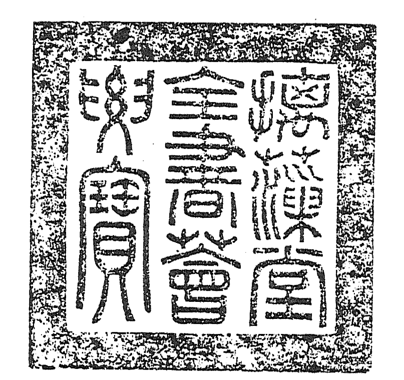
本校訛教今改

卷三十六第五頁前七行聚書盈七千卷刊本千

訛十據毛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祏誅刊本誅訛諸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陸恩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梁書卷三十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甞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為寧遠將軍豫章内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為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

長史四年入為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為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為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為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為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静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為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

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為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為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瀹齊世

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
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
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
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
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内詔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
二子禧嘏竝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
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㝢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黄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為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四年出為招遠將軍吳

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為中書令未拜復為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

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畢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為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為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

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鱗不念杯

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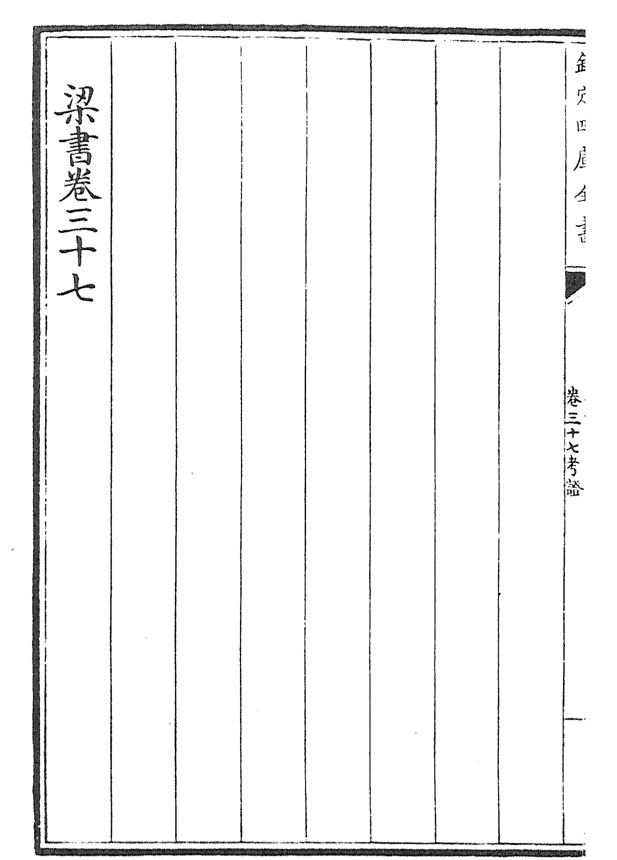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寃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没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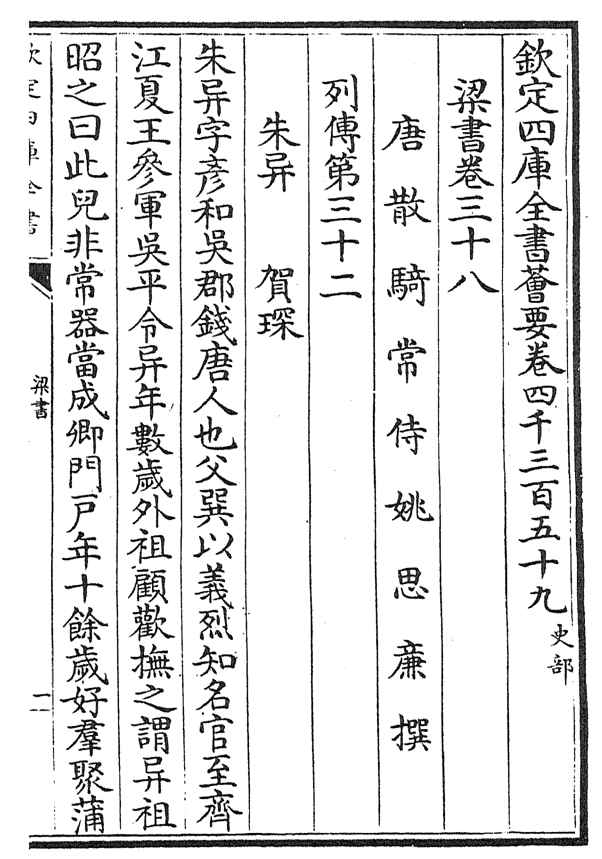
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圍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

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𣪊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懐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



梁書卷三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

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恱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横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
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大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徳閤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守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欵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奬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没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為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鎭壽春累啓絶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

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
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蓋
以指昪昪因懣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昪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謟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為贈
及昪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昪者乃啓曰昪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懐願得執法髙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㫖故特被寵任歴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衞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賔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悋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闓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為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曁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敎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為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録事兼尚書左丞𣺌歲為

眞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

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

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

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為尚書左丞遷給事黃

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為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
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
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
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
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
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
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

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稾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戸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

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戸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䋫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

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

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

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
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
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
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
儉樸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
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
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
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梲之

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説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譏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

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
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
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内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
治署邸肆應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
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
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
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
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

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

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

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曰獸鎛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
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
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
不開四明不達内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
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
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
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
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

不知堯亦永為閭主卿又云東境户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

在所不戚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懐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靡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産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産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産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頼子弟惰營産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

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

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
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
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
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
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
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
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
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

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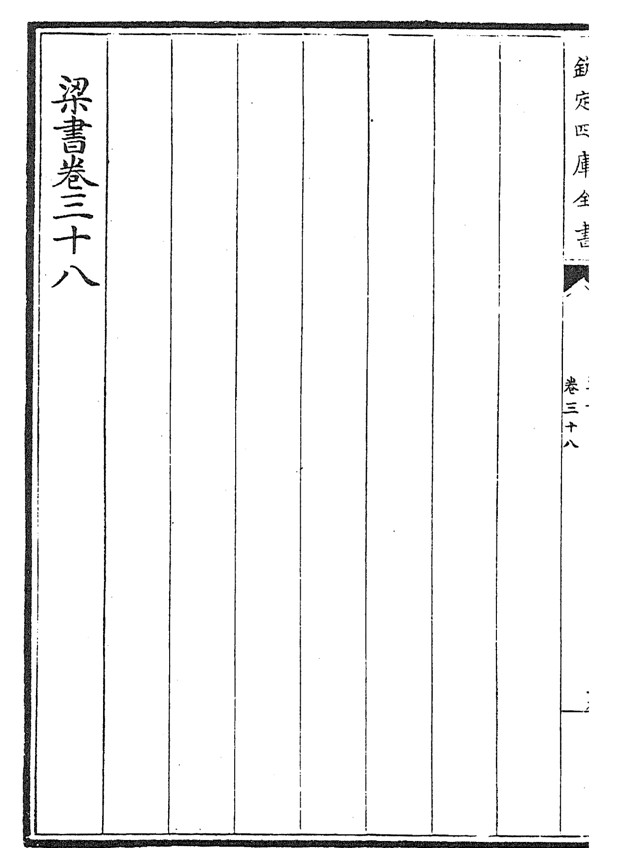
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

馬卒有闇樂望吏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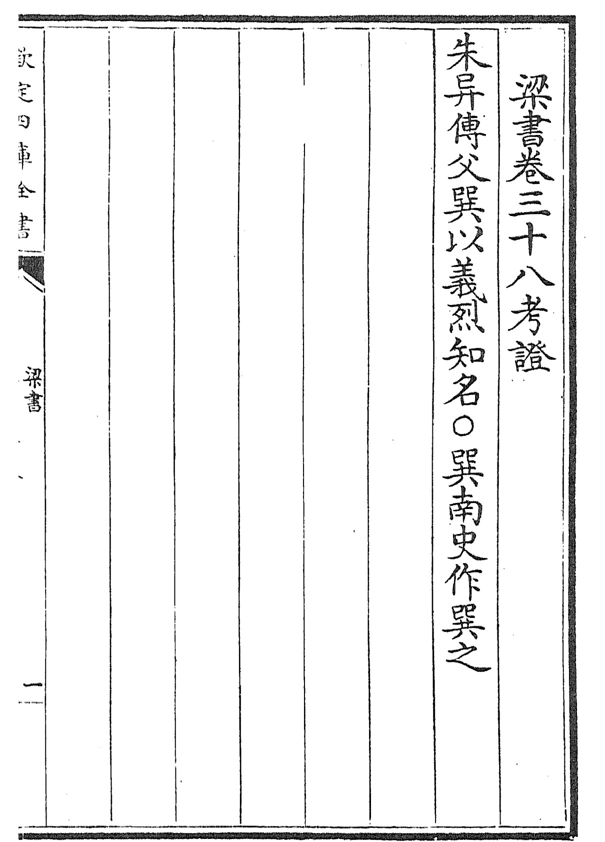
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勑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

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内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為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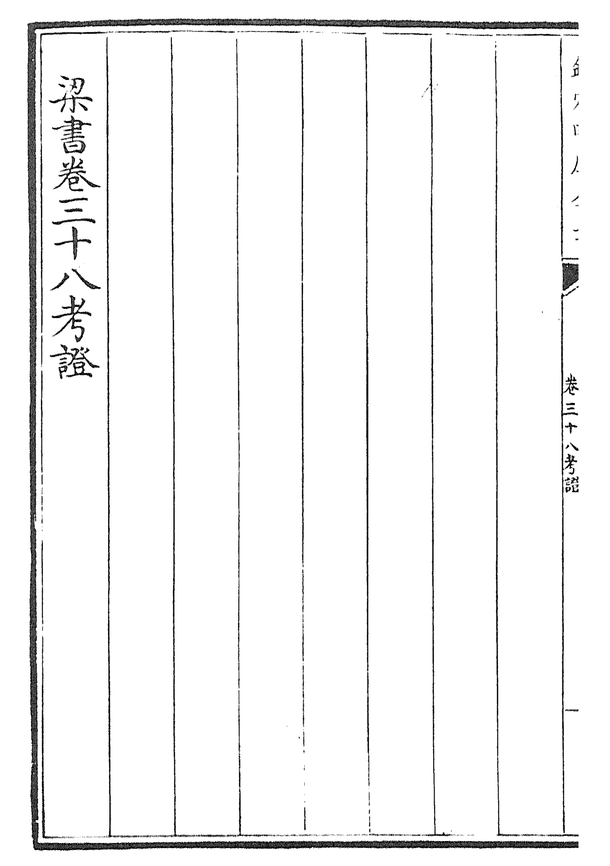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八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异傳父巽以義烈知名○巽南史作巽之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